



# 栀子花殇

*Zhi zi Hua Shang*

王子君◎著

一个人走向人生辉煌的顶峰  
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而堕落总是始于一瞬间的贪念

中国方正出版社



◎小说◎

# 栀子花殇

*Zhi zi Hua Shang*

王子君◎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梔子花殇/王子君著.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74-0077-6

I. ①梔…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1094 号

梔子花殇

王子君 著

---

责任编辑: 刘艳静

版式设计: 孙培培

---

出版发行: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 100053)

发行部: (010) 66560933 门市部: (010) 66562755

编辑部: (010) 59594619 出版部: (010) 59594625

网址: [www.lianzheng.com.cn](http://www.lianzheng.com.cn)

责编 E-mail: [eyes\\_liu@163.com](mailto:eyes_liu@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ISBN 978-7-5174-0077-6

定价: 2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

# 目 录



幕 启 /1

## 上 篇

第一章 苦 难 /7

第二章 梦 想 /25

第三章 辉 煌 /47

## 下 篇

第四章 蜕 变 /85

第五章 毁 天 /139

第六章 忏 悔 /165

落 幕 /182

## 幕 启

北京。深秋的一天。

一个树木参天但树叶枯黄、呈现着萧条肃杀景色的校园一隅，静静伫立着一座七层楼的小宾馆。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纳谷省交通厅副厅长张玉树对着镜子整理着领带。

他的脸上洋溢着春风，与室外的景致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个年纪不到五十岁的副厅级干部，刚从在澳大利亚举办的高级研修班回国，正准备去宾馆会议室里参加研修班结业典礼。这些年流行出国研修，能参加这样的研修班的学员既可以在短时间内拿到一纸镀金式的结业证书，还可以借此机会饱览世界大好河山，开阔眼界。张玉树为自己有这样的机会感到幸运。典礼后，他将回纳谷省静候荣任厅长的日子到来。据研修班的常规与外面早已传开了的消息，此次研修结束，半年内他就有可能官升一级了。他雄心勃勃地想，如果他能坐到省交通厅厅长的位置，他将把自己对于全省交通系统科学化、网络化、智能化一体的宏伟设想变成现实，让全省的交通系统成为全国的标本，并超越世界最先进的交通管理体系。

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手机屏幕上，不停地跳动着“老婆”字样。电话是他的老婆郑小红打来的。

张玉树几步走过去拿起手机：“小红？我正要去开会，什么事？”

电话里传出郑小红急切的声音：“玉树，我刚听到一个传闻，说陈书记向省委递交了辞职书，说自己用人失察要引咎辞职。”

张玉树一下子脸色煞白：“什么?!”

“会不会与你有关啊?”

片刻的惊慌过后，张玉树恢复了自信：“不会。陈书记提拔重用的人多了，怎么会是我。要知道，这次派我出国研修、考察，就是要提拔我的信号呢。如果是因为我，这样的机会哪还能轮到我?”

“话是这么说，但我想不起还有谁会让陈书记痛心得要辞职……”郑小红声音里透着焦虑。

“会不会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人又告我状了?最近袁力、杨燕他们没什么事吧?”张玉树紧锁眉头。

“袁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只和你联系。但杨燕那里一直没什么事。我看你是不是打个电话给陈书记，探探他的口风?”

“那倒不必了，我明天就回，回去马上跟他见面看看。我想就是有人告状，他也没有理由要为我引咎辞职啊……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你赶紧打听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我不等到明天了，我今天结业仪式一结束立即回纳谷。”张玉树越说心里越打鼓，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搅乱了大好心情。

张玉树刚放下电话，门外有人敲门。

张玉树以为是同班学员前来催促，一边应着一边向门口走去：“来了，来了!”

张玉树拉开门。霎时，他感觉自己的魂魄都要飞离了。三个着便装干部模样的人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

“老沈?”张玉树认识其中年纪大的一位，他是省纪委案件室的老沈，张玉树曾在省纪委书记陈宏伟的办公室里见过他。他来这里，必定没有什么好事。

老沈客气地笑了一下，很快就又收起笑容，亮出证件，说：“张玉树，你涉嫌严重违纪，被省纪委立案调查，请你立即跟我们回省里。”

张玉树张着嘴，腮帮子剧烈地抖动了几下，然后僵硬了似的，双腿怎么也迈不开步子。他强撑着问：“违纪?我哪里违纪了?”

“你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老沈比刚

才要严肃了许多。

“这是无……无中生……生有……”张玉树很想狡辩几句，也企图让自己镇定下来，却哆嗦着话都说不连贯，身子不听使似地往地上瘫去。

老沈冲另两个人递了个眼色，他们立即架住张玉树走进房间，让他先坐一会儿稳定一下情绪再说。

张玉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好一阵，脑海里突然响起母亲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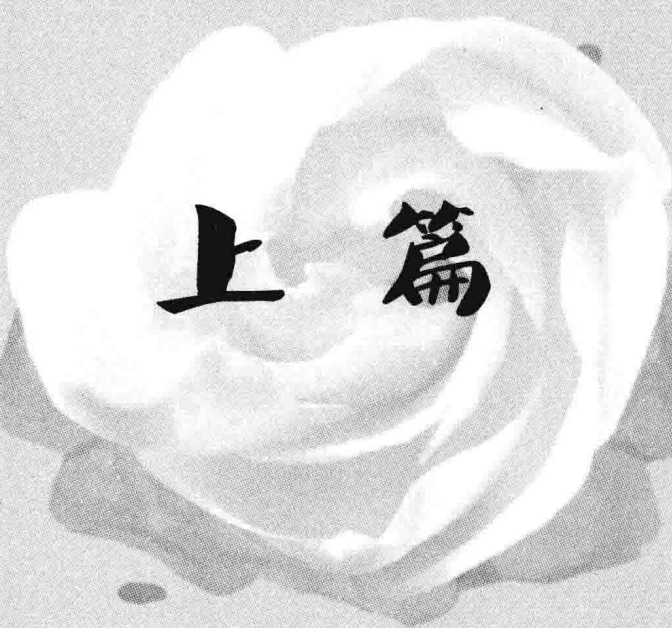
“你呀，你一个山褶皱里出来的孩子，当上这个局长不容易，可一定要做个清清白白的好官、好人呐！这些东西，说起来不是什么大钱，可你收下了，就是炸弹啊，哪一天引线点燃了，就会炸塌一座山啊！”

那是母亲第一次让他把别人送的礼物退还时教训他的一番话，那时他还是山平市公路局局长。张玉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了一阵，喃喃自语地说：“果然，果然是炸弹……一座山塌了，一座山炸塌了……”

老沈几个人不明就里地看着他。

回忆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上张玉树的心田……



A large, detailed white rose is the central focus, with its petals slightly curled. Numerous small, dark grey petals are scattered around it, some floating in the air and others resting on the surface,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cay.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grey.

# 上篇

一个人走向人生辉煌的顶峰  
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 第一章 苦 难

---

“再穷，再难，我们也要好好活下去！总有一天，我们能过上好日子。盘桓了几天，决定从明天开始，玉田、玉米，你们都不要再上学了，以后我们一家人要齐心协力供玉树读书。”

---

## 01



大山。

还是大山。

层层叠叠的山峦，向远方无限地延伸着，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尽头。春末夏初的太阳铆足了劲，要把它的光辉全都释放出来，洒照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上，驱散那一片片时浓时淡的雾气，唤醒那潜藏在大山深处的神秘力量。

淡金色的阳光也洒照到了栀子山，给农妇邹凤英家房子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芒，黄色土砖砌成的房子因而显得十分明艳。

邹凤英腰上系着围裙，胳膊上扎着套袖，正在愉快地擦拭着堂屋的大门。

堂屋十分敞亮。靠墙有一张老式的立柜，上面摆放着一把脱了漆的铁制水壶和几只用来喝水的碗。堂屋正中，一张四四方方的木制餐桌，看上去已上了些年岁，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破损花纹，餐桌四周，是大小、高矮、长短不一的木制板凳。这一切显得简朴而整洁。而餐桌中间一盆洁白鲜艳的栀子花让堂屋满屋香气，给这一切平添了几分质朴单纯的生动。

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一天。

对于栀子山来说，这一天就是不平凡的一天。

栀子山犹如嵌在大山底部的一片凹凸不平的土丘，是一个落后、贫穷、偏僻、封闭、四顾无路的小村庄。村前村后是山坡，山坡后面是高山，高山连着高山，一座又一座。千百年来，栀子山人一直依靠翻山越岭的方式与外界联系，现在，栀子山人要改变这一切。他们在生产队长高民的带领下，要炸开村前一座厚厚的大山，修成通向山外的道路。他

们一米一米地从大山里抠出了一条路，今天，他们就剩最后一炮了。放完这一炮，他们就彻底打通了山路。

他们的希望就将实现了。

邹凤英的丈夫张志强也是修路的积极分子。三年前，正是他带头响应高民的号召，村民们才更快地形成了合力。张志强甚至发誓说，如果路不通，他就不过生日。因为穷，更因为他的誓言，三年来他真的没有过过生日。而今天，正巧是他的生日，路就要通了，邹凤英决定给丈夫过一个隆重的生日，而且要把前几个生日一起补上。

邹凤英将屋子里里外外收拾一新。在她看来，今天是梔子山新生的第一天，也是他们张家迎来新生的一天。路通了，他们通往富裕生活的道路也敞开了。

邹凤英站在屋檐下，手遮在额头上，望了望太阳。

太阳已开始西移。

邹凤英转身进了灶房，手脚麻利地开始新一轮忙碌。

邹凤英这年四十岁，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勤快能干、淳朴善良，一门心思地扑在丈夫孩子身上。她原是外村人，家境比梔子山人要好得多。刚解放那阵，她还是她们那个村里的活跃分子，参加扫盲班、宣传队，作为农村青年妇女，她似乎有着光明的前程。然而，就在她一心追求进步的时候，从国民党部队潜逃回来的大哥被镇压，父母一惊之下，重病不起，在花完了所有积蓄、变卖了所有财产后仍无法医治，最终双双病故。而她在村里当出纳的二哥，为了自己的前途，竟然要把她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土改干部。她不同意，二哥就将她锁在屋里，计划将生米煮成熟饭。二哥的无情使年轻的邹凤英几近绝望。万念俱灰之下，她想到了逃跑，于是趁夜黑风高之际，用床单布做成吊绳，从窗户逃了出来。但四面也都是大山，她只有一门心思地向着一个方向跑，心里想着跑得离家越远越好。也不知跑了几天几夜，翻过了几座山，最后她实在走不动了，晕倒在梔子山后面的荒山岭山坡上。她醒来的时候，看到了年轻壮实的张志强，她的周围，是一枝枝完全绽放了的梔子花。张志强

并不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而是红着脸告诉她，他上山打野兔，发现她躺在这里，吓了一跳，以为是妖精被栀子花的香气迷晕了。他们这里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若是妖精，必害怕有栀子花生长的地方，如果不幸被香气熏晕，只要在她身边再放上一堆栀子花，放上三天，那妖精必不会再醒来，现在她醒来了，证明她不是妖精，因为栀子花浓烈的香气对人来说，有一种醒脑提神的作用。张志强一本正经的讲述让邹凤英感到一种温暖，她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她不知道自己和家乡隔了多少座大山，但后来没多久，她嫁给了老实厚道、疼她如宝的张志强。她也从此对栀子花深怀了感情。

这一嫁，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栀子山。层层叠叠的山峦，隔开了她与外界的道路，也隔开了她的家史。在这里，虽然穷，但她的心，却一直幸福着。

邹凤英将一口大铁锅架放到土砖垒成的灶上，迅速往灶膛里添上干树枝、柴火，然后划了根火柴，将柴火点燃了。火苗忽闪了几下，随即聚向了锅底。

邹凤英用锅铲舀了一点点猪油，往锅里拌了一圈，然后将一碗切好的鸡块倒进铁锅里。铁锅中，顿时发出了一阵“哧哧”的响声，冒出一股烟气。邹凤英快速地翻炒了一阵鸡块，又将半碗红辣椒倒进锅里。

剧烈的油烟味、鸡肉的香味、红辣椒的辛辣味一齐扑向了邹凤英的鼻子，她被呛得打了好几个喷嚏，眼泪也渗出了眼眶。她使劲咽了咽口水，依旧愉快地在锅里翻炒着。

邹凤英拿起锅铲，放到嘴边，用舌头舔了舔，十分得意、满足地咂咂嘴巴，然后将铁锅端到一旁，将锅里冒着热气的辣椒炒鸡盛放到灶台旁一个大海碗里。

大门外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喊声：“娘，我们放学了！”

是邹凤英在上学的三个孩子回来了。

邹凤英和张志强共育有四个孩子。大的叫玉麦，十八岁；老二玉田，十四岁；老三玉树，十二岁；老四玉米，八岁。玉麦十三岁的时

候，玉田生了一场病，玉树、玉米都还小，张志强一狠心，让玉麦退了学，帮忙照顾家里。玉田病好了以后，家里又欠下了一些债，玉麦也就不再上学，而是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了。现在，她除了干农活，也去大队的农场打打零工。农场虽然不大，干的也是种田开荒的活，但近年来来了几个下放知青，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倒使农场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起来。玉麦还在农场里认识了比她大七岁的知青刘扬，眼下刘扬正一个劲儿地追她哩。也因为刘扬，玉麦不再抱怨父母亲让自己退学的事了，她一心一意地帮着家里干活，供养弟妹们上学。这个家，因为有了玉麦的理解与牺牲，变得比以前更和睦团结了。

邹凤英刚放好锅，玉田、玉树、玉米三兄妹背着书包冲进了厨房，一个个使劲地吸着鼻子，嗅着浓厚的香味，嚷嚷道：“嗯，娘，你在炒什么菜，好香啊！”

玉田眼尖，看到海碗里的鸡肉，惊喜得叫了起来：“哎呀！娘，今天竟然有鸡吃了？！我们都快有一年没吃过鸡肉了！”

玉田迫不及待地伸手抓了一块鸡肉往嘴里塞，玉树和玉米眼馋地看着，玉米的口水都流出来了。玉树是个爱学习的孩子，以往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今天也是被这鸡肉的香味给诱惑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玉田。也难怪，他们真的快一年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菜肴味了。玉麦在他们这个年纪时，还时常有一些野味吃，可这些年遇上干旱，缺粮少吃，周边山里的野味早被打光了，现在连一只野兔子的影子都难得见到了，家里面养几只鸡，也只能等到过年才会享用。

邹凤英急忙走过去拍打玉田的手：“去去去！待会儿再吃！这可是给你爹过生日准备的！你们爹都好几年没过生日了！”

长得精瘦精瘦的玉田生怕到嘴的鸡肉会掉出来，使劲地捂着嘴巴，逃也似地跑开了。

玉树和玉米望着海碗里的鸡肉，咽着口水。

邹凤英看着两个孩子的馋样，眼睛忽然红了。但她装作没有看见，用一只空碗盖在了海碗上面。

一脸稚气的玉米咂咂嘴巴，有点不舍地移开了目光。

邹凤英从衣服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五角钱来，递给玉树：“树儿，去，给你爹打瓶烧酒去！顺便叫声姐姐，今天收工就回家，别去农场帮工了。”

“哎。”圆脸阔额的玉树应了一声，这才回过神来。他一边脱书包一边往外走去。

## 02



堂屋里，一张老旧的四方桌上摆着那碗辣椒炒鸡，另外还摆着一小碟花生、一碟泡菜。

邹凤英端着一碗白菜从灶房走出来，将碗放在桌上。

玉田和玉米喉咙里恨不得伸出手来的样子站在桌子边，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碗鸡肉。

邹凤英心里一阵酸楚。没办法，这栀子山太穷了，像她这样一家六口人，能饥一顿饱一顿地生存下来已经很不错了。说到穷，都是因为没路。这栀子山，漫山遍野都是栀子树，山栀子可是一味上好的中药材啊，但就是因为出一趟山太难了，山栀子很难运得出去，即使有人愿意花苦力背些山栀子去外面卖，卖的钱还不够来回开销，所以久而久之，没有人出去了，外面的人更是不会来到这大山褶皱缝一样的栀子山来，于是，年年看着那山栀子花开花谢，果熟果落，看着山栀子，守着穷日子。这些年，大队有了农场，来了知青，偶然知青们会提出一两个将山栀子变成财富的点子，但因为路不通，栀子山贫穷落后、偏僻封闭的本质一样也没有改变。邹凤英家的生活，仍然在一年到头吃不上一两只鸡的状况中清苦地继续着。

但今天的邹凤英不允许自己为生活伤心落泪。只等一声炮响，穷困的生活就要过去，好日子就有盼头了，不管怎样，她要以愉快的心情迎

接那一声预示新生活开始的山炮声响。

这样想着，她的脸上有了更为明亮的笑容。她往屋外张望了几眼，没有看到玉树，不由有几分纳闷，嘀咕道：“咦？这玉树是去打酒还是酿酒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

玉田眼睛看着鸡肉，撇了撇嘴，应道：“嗨，他肯定看戏去了，哪里还记得打酒的事。”

“看戏？看什么戏？”邹凤英问道。

玉田抬眼奇怪地看了娘一眼，又盯着鸡肉，说：“娘，你忘记了吗？今天我们队里的山路就要通了，农场知青晚上要演一场戏庆祝，这会儿正在搞什么彩排哩！要不是闻着这鸡肉香，我也去看了！”

邹凤英恍然大悟：“对呀！高队长说过的，好像演的是什么京剧，《铡美案》。瞧我，光顾着为你们爹过生日的事，把看戏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么说，姐姐今天不能按时回来了？”

玉田点点头：“嗯，姐姐肯定要等到刘扬哥哥演戏完才会回来的！”

玉米站在一旁，眼睛看着鸡肉，嘴里好奇地问：“娘，什么是京剧？什么是《铡美案》？”

邹凤英愣了一下，想了想，答道：“就是讲包公的一曲戏。”

“那什么是包公呢？”玉米天真地问。

“哎，娘好久以前看过，但娘一下子也说不清，走走走，我们都看看去，天还早，等放炮了再回来。”

邹凤英边说边解下围裙。

说到看戏，邹凤英也是很有瘾的，她毕竟也曾参加过宣传队。只是在梔子山，看戏的机会是少之又少，以往要看戏，都是在春节期间，大队自己组织的演出，一帮生产队员扎上红腰带，画上胡子或涂抹点用猪血猪油搅和过的红彩，在大队部的台子上或是找一块平整一些的空地，扭几下秧歌，唱几曲山歌而已。直到来了知青，才有三五曲有名有曲的戏段子。去年演的是什么样板戏《红灯记》选段，那个大辫子的李铁梅还是一个男知青扮演的哩。至于《铡美案》，邹凤英还是以前未嫁到